

女县长

中短篇小说集

ZHONGDUANPIANXIAOSHUJI

赵剑平◎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赵剑平◎著

女县长

中短篇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县长/赵剑平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9
(遵义文丛. 第2辑)
ISBN 978-7-80240-333-8

I. 女…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8408号

女县长 / 赵剑平 著

责任编辑 冰 宏
装帧设计 代忠海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 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市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240mm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1.062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一版
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0-333-8/I247.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64983

目 录

女县长 / 1
大鱼 / 29
事故 / 80
利刃 / 106
美丽的恐惧 / 127
模糊镇水祸 / 160
瀑布 / 241
鬼事 / 309

女县长

都说公门之中好修行，可你居然走到这一步上。

她总是这样从一个场子到另一个场子。刚刚结束烤烟收购协调会，那些乱糟糟的数字还在脑子里翻搅着，桑塔纳就把她一直送到了这里。场子里已经满荡荡坐着旁听的人。唰地，恍惚里听着一声号令，就所有的目光都射了过来。她感觉脸颊那儿被鞭抽似的热辣辣地红着，而一瓣心一激凌，也紧巴巴地缩着。猛然间，又几截似枪似炮的东西戳到跟前；她本能地一闪身，看清楚那不过是新闻记者的一些机器，这才在一顶大盖帽引导下，挺着胸膛往证人席上走去。

“我可没有告县长……”

站在原告席上的张大山，一个莽粗粗的汉子，一脸糊涂，也一脸凄惶，就这么怯怯地说着。

坐在国徽下面一动不动的审判长望了张大山一眼。

“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张大山依然执拗地咕哝着，“我是告了做我的那个人……”

但大约一直坐在旁边的委托人抓着他的衣襟扯了扯，原告终于也醒豁地住了声气。

“公民南兰！现在听着。”审判长欠一欠身，便又直又挺地坐

着，“就原告城关镇马房村兽医员张大山诉被告城关镇计划生育指导站手术员马天成故意伤害案，现在进行法庭调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协助国家法律机关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证人南兰的脸一直红到耳根儿，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一只玻璃瓶炸弹一样的在审判长手中小心翼翼地托起来；大半瓶透明的液体里浸着两颗走着血线的卵；随着轻微的晃悠，两颗卵仿佛一对挨得太近的眼睛，在那儿鼓着，转着，冷冷地打量着整个场子……

“法庭是庄严神圣的地方，你必须如实回答以下问题，并且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证词记录在案，作为罪与非罪的依据……”

她看清楚了，那瓶颈上系着一截亮亮的铁丝和一截黑黑的麻绳。麻绳和铁丝绞在一起，成一只又黑又亮的环，静静地停在空中……

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憋闷，仿佛那环套在她脖子上似的，下意识地晃了晃脑袋，抬起一只手来，松了衣领下面一颗纽扣儿。

“这是原告张大山的睾丸……”

是谁给这个人开绿灯，让他进了县长办公室呢？那工夫，她坐在写字台后面，看着张大山食指扣住那铁丝和麻绳绞成的环套，把一只玻璃瓶两颗血卵在眼前悠着，“你既然来上访，有情况就说情况，”她说，直想吐，“不要把你那两颗米提来提去的好不好！”“我怕哪样呢！一个人卵子都遭人家做了，我还怕哪样呢！”张大山说着，虽然有些委顿，却一点也不退缩，“何况呢，这是我自家的东西，一不偷，二不抢，夹在胯下，提在手上，还不是一样的嘛。”那时候，她不知怎地一来，一股血往上一冲，“你欺负我是女性不是！”这么吼着，人就瞪地站起来，隔着写字台，一巴掌扫过去。那只玻璃瓶绕着张大山的食

指转一个圈，便斜斜地飞出去，嘭地砸在墙上。

“证人南兰！据被告城关镇计划生育指导站手术员马天成说，他对原告张大山施行睾丸摘除手术是经过你同意的……”

是常务副县长罗星贵听着动静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是哪样不得了的事情啊。”他站在门口，很紧切，也很冷漠地喊着。她那会儿被福尔马林气味薰得难受，眼睛睁不开，还不住地流泪。张大山却是很勇敢地从一些碎玻璃片中捧起他的那两颗宝贝来，“你当县长的这个态度啊。”变脸变色地吼着，“行哪，好得很，你以为我少了两个零件儿，就去不了上头哪，告诉你吧，我要到地区，要到省城，要到北京……”罗星贵这会儿听不下去似的，重重地用指锤儿在开着的门扇上敲了敲，“不要说黄话哟，大山！”制止地说着。

“我没有告县长……”原告耐不住又嘟嘟哝哝插进来，“马天成是从牛场村出去的人，从前和我一样是兽医员，我们结过仇……”

她那时候感觉到常务副县长罗星贵的话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分量。张大山听着，就很猥琐地住了声气，从办公室退了出去。她在那把县长的大转椅上愣一愣，便一下醒豁似的追到走廊上，抹着既不是悲哀也不是高兴的泪水，冲着上访者张大山的背影武赳赳地说：“我不怕你告，作为一个女性，你今天提着那个东西侮辱了我的人格……”张大山回头望她一眼，便悻悻地捧着那两个圆圆的肉下楼去。“你好像和他很熟嘛。”她回过身来，富有趣味地和罗星贵说一句，便暗暗地斜着眼睛瞅着他。常务副县长却很稳，“这个人是郊区马房村的骗匠，以前城里

的人有养猪喂狗的，也是他负责处理。”不紧不慢地说，“他整天里别着刀儿吹着喇叭到处转悠，连畜生都认识他，走一路，那狗就咬一路。”然后，就进自己的办公室去。

“证人南兰！你作为一县之长，据被告称，在最近的计划生育突击月里，你接着电话后赶到被告的手术点，被告向你详细汇报过原告张大山的情况……”

而她再也不想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步。福尔马林的气味还在弥散着，隐隐约约的，也还夹杂着一丝冷冷的血腥；这让她想着就有一种生理厌恶，似一并胃吃错药一样地往上翻。她把秘书找来，交代着把地板沙发都洗一洗，去百货大楼买一瓶香水来洒一洒；接着，她就有些不客气地走进罗星贵的办公室。常务副县长正读着一张报，看县长进来，便把她让到沙发上，又给她沏一杯茶，热络地送到她跟前的茶几上。“这种事情，你们男同志应该把它处理好。”她一半气恼，而一半也还是带着笑意，“不应该推到我这里来。”罗星贵在写字台后面自己那把椅子跟前迟疑一下，却还是离开那里，带着一种微妙在县长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去。“我可没有往你处推啊。”他笑扯扯的，“倒不是说男同志应该怎么样，那两件小玩艺儿，你又不是没有见过，还这么保守！都职业革命家哪。”“你还开玩笑，”她说，浅浅地呷了一口茶，“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常务副县长沉了沉，“这个人横得很，事情不好办哪。”意味深长地说，“法院那边不受理，说这例手术是经过你同意做的，弄不好你就要成为被告，尤其刚刚有一个《行政诉讼法》出来……”

“我只是说了救人要紧，因为张大山一直高热不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她有些阴冷地说，“我尽一个县长的职责。”

“证人南兰！就法院所提出的问题，你对你的证言证词是否还有补充。”审判长顿了顿，“如果没有，就退庭。”

她莫名地犹疑一下，便从证人席上走下来。法庭这会儿显得特别的静，静得连人们的呼吸都能够听到，真正地有了一种庄严和神圣的味儿。她昂首挺胸，在大家的注视下离去。

二

“南”好像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姓氏。实际上呢，她又不属于少数民族。姓“南”名“兰”，都与一个“男”字同音，也算沾着那么一点男人气；仿佛麻衣相书上的说法，男人女相大福大贵一样的，反过来理解，她也注定要弄一点事业。中国文化五花八门的，确也有它神异的一面，像“花木兰”，可以说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就很特别。当然，南县长与花木兰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她毕竟也做了县长。不过，实在地说，她开初从一个边远的县份调到这里来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把她看上眼。她五官生得端正，穿着也洋气、大方；只是个子太瘦小，用她自己的话说，冬天里皮的毛的披挂起来也不到九十斤。而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善于把自己的劣势变化成优势；南兰就是这样。就像高和矮各有各的好处，她也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属于短小精悍的那一类；而且为了从各方面强调这个主题，她一概地把那些高个子叫“晾衣竿”，把那些胖子叫“大红苕”，都是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在她这种东西影响下，办公室里凑了一批秘书，也矮矮小小的。有人担心这会影晌人民政府的形像；她却并不以为然，还理论小个子的人由于心脏距离大脑近的缘故，比大个子的人精力旺盛，脑子也好用一些，说“金钢钻”一样的。因为这个比喻，大家后来有玩笑她珠宝商的；她听着也只是笑

笑。除此而外，她看文章也喜欢看小品文，作报告也喜欢简明扼要……

但秤砣小了，确也压不住秤杆。她当常务副县长，就是现在罗星贵那个角色；罗星贵那时候只是一般的副县长。她分管财贸，在一些要钱的报告上签字；有钱的日子还好说，大家都很和气，笑着来，笑着去，兄弟姐妹一样的；没有钱的日子就很难过，大家的脸都拉得长长的，一副要打雷下雨的样子，只差一点骂娘骂老子。而那一年，正遇上国家税制改革，增值和消费两大税种划中央政府，地方的盘子一下局促起来。当然首先要保证吃饭，可是连吃饭的工资都很困难的时候，那分管财贸的县长便只有过火焰山，把大家都招呼在一起算帐。她也这样做了，只是不说哪些钱该发，哪些钱不该发。而只要国家有规定的，像什么交通费呀，菜篮子补贴呀，等等，都要求不能欠大家的帐。没有钱，预算内资金数米而炊，她就算预算外资金的帐。这个预算外资金啊，说起来也真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道道，那窟窿是够深沉的。她那工夫就把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们算得哭；因为情况熟悉，政策也吃得透，而勒紧裤带过日子，大家共度难关的精神也都是清楚的；她结果硬剖葫芦掏子的，把预算外资金弄出一千五百多万来，这差不多是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半年的工资。因为这个缘故，受益的人是大多数，可知道内情的只有少量的几个人，他们认为她是女能人女强人什么的；而那些通过算帐，不得不从自己的小金库往外掏钱的人则是相当一部分。他们挖空心思编排她，说她在市场上买一只母鸡都要用手指去屁股里抠一下，看是不是有蛋，如果有蛋，她可以再往上添五角钱；这样说得她很悭吝。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还搞一下联合，搞出许多大同小异的信件来，连续不断地往省和地区寄，想把她从这个县挤出去……

结果是上头下来一些人进行调查，说起来也是对干部负责，

有还是没有，好像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可以作出一个认定来。她那一会很憋闷，也装不出来，就带一个工作队下乡搞计划生育。因为狠着气，她吃起苦来连男同志都受不了。有时候，为弄一个超生对象上手术台，她在路边草丛中可以通宵达旦地守下去。她用这种折磨自己的方法来发泄和遗忘。但不管怎么说，她的这种行为起了表率的作用。一个月的突击结束后，这个县各项计划生育的指标都完成了。不仅如此，那些长年在外的人都感到头疼的超生游击队员，很多都在她手里落马，并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个县因此被省里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县，她也因此作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受上级表彰。她从乡下回到城里，人虽然更瘦小，也更黑；而调查她的那些人却已经阴天转晴天，说她是清白无辜的，很鲜明地做了结论；这让她多少感到有些激动，禁不住当着那些人的面掉了几滴酸涩的泪。然后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考虑她毕竟结一些怨，树一些对立面，是不是换一个地方。她想了想，却倔倔地说：“我是不会对这种势力屈服的。”组织上看她状态还不错，便应允下来。事情看上去是过去了；而她上班下班的忙着，又回到原来的秩序中，也并不在乎什么的样子。直到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县机关组织一个合唱团，要参加在体育场举行的歌咏比赛；那时候，她毛遂自荐，担任合唱队的指挥，才有人看出一点她的名堂来。合唱队里都是书记县长主席主任什么的，她在前面安一张椅子作为指挥台站上去，手中拿一根电视机的天线作为指挥棒，亮晶晶地舞着，便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调动起来。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她一下子就把个人的情绪融合进去；至于怎么融合进去的，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你看她拿着棍儿在空中那么戳啊戳的，就戳出一些窟窿来，在一个无形的世界里穿越着，最后实现一种连通，把过去与未来、阴与阳、虚与实神奇地组织在一起，叫人莫名地兴奋……

她做了县长，这是她在这个县的重大胜利。但别的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失败，比如罗星贵就顺利地过渡到了常务副县长的位置上。常务副县长管财贸，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所以，罗星贵那一关，其实也是很险要的。真是膏药一张各有各的熬法。罗星贵管钱，就与他的前任不大一样。他首先搞了一个“一支笔”签字，这在开支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切实可行的。但这“一支笔”，除了财贸县长，还有谁呢；所以，罗星贵这一招自然地把用钱的权利集中到了自己手上。而抓收入方面，尤其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他在算帐的基础上搞出一个常数来，然后进行承包，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把多余的钱留下来。这样的结果，虽然社会上有些反应，比如各种各样的罚款没收，比原来严厉多了；但各个职能部门也因此找到兴奋点，利益驱动着，工作也更出色。比较起来，南兰一分一厘都收得很干净，也得罪了人；而罗星贵也没有少收钱，却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事情突然就微妙起来，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南兰时常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又陌生又熟悉地嵌在哪一个角落里窥视着自己。但真正意识到一种威胁，却是地区在县里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上。地区的领导来了，各兄弟县的头头脑脑们也来了，这自然免不了要弄一点欢迎辞贺辞什么的。前两天，南县长就看了稿子，让办公室的秘书小王用大红纸抄正；小王的毛笔字很好，已经是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南县长想让女儿学一手，也请小王写帖。几页欢迎辞，几页帖，都分别卷起来，搁在文件柜上面。开会那天，南县长取下一卷展开来，看清楚有祝贺胜利欢迎指导的字眼，这才拿着往会场去。殊不知在大会上致辞的时候，她把第一页读过去，就在那里卡住；原来，从第二页开始，戏法一样的变成了三千常用字的内容，是给女儿学字的帖。她那会儿真巴不得地上有一个洞钻进去；脸红红的拿着杯子呷几口茶，才稍稍稳住神；于是理着思路扯着，尽管

有一些疙瘩和重复，却也做模做样地对付下来了。但破绽还是被人看了出来，休会的工夫，就有人玩笑她“超级明星”；这让她很尴尬。她只有暗暗地告诫自己，要更加谨慎和小心，也要更加坚强。

现在，一个张大山事件，却又把她套了进去。

三

三月里，春节才过去几天，生命的气息正萌动着。上面把这个月作为“计划生育突击月”。正月是新年，外出打工的都回家团聚，平日里忙碌的都闲了下来，气氛浓浓的，也热热的，吃得潇洒，也穿得漂亮，便免不了要做一些事情来摆起。尤其对婆娘啊，那个渴望，就巴不得能活活地吞了，憋着一年的性子都押在这个时候来狂。结果不要几个回合，可以说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女人的身子就给种上了。其实，很多人家并不想违背计划生育什么的，不过两口子玩耍玩耍，殊不知当了真，送子娘娘也不和谁商量商量，也不懂政策，就塞了一个包袱来。“儿女不嫌多嘛！”大家都这么说着；于是一阵尴尬后，又不得不严肃地接受下来……

那么正月过了有二月，女人怀孕四十来天工夫，正是做刮宫术的黄金时间。

张大山的手术是他自己要求做的。他已经有三个娃儿哪，你就看不清楚他还有什么心思。女人已经被叫过，正上厕所收拾着准备上手术台，张大山这时候就脸青黑着挤到马天成身边。马天成戴着橡皮手套，正清理着刀啊剪的，看张大山这样，就有些诧异地回过头来，于是两个人凑在了一起。“你晓得的，老马……”张大山怪怪地笑了笑，“马医师！我也搞这行当

……”“这和骗猪骗狗是两回事情。”马天成有些愠恼，觉得张大山话中有一种藐视的意味。马天成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的。跟张大山一样，他从前也是兽医员，在马房村旁边的牛场村；挨邻则近，就像牙齿和舌头一样，两个人在边地上哪里不磕碰一下。只是他们那种斗法很古怪，不吵不闹，也不动手动脚，各自把一天里快刀快手剜来的一大包猪卵子往对方的地盘上扔过去，又各自数一数，谁多啊，谁少啊；而不管输的赢的，都那么轻蔑地撇一撇嘴，便各走各的路。后来，马天成到底高一着，东捅西戳的，居然就考了乡里的计划生育干部。上面或许看他那把手艺，觉得可以触类旁通，就送他到卫校进修。从卫校回来，马天成便从糠筲跳米筲，不当骗匠当医师……

“畜比人同嘛！”张大山说着，显着并不低矮到哪里去。“也就是找一截绳儿把管管拴了。”“你说得好轻巧哦！”马天成只一愣，就这么戳一句，“你咋不把你那管管拿来拴哪。”“我就是要做我呢！”殊不知张大山很认真地接住话，“何苦拿婆娘来造孽……”马天成显然很惊讶。他有些疑惑地打量打量张大山，才慢慢吞吞地办着交涉，“你两口子要商量好……当然，对我来说，做哪个都一样……”做男的比做女的简单嘛！”张大山却很执拗，“况且说呢，往后那些娃儿要有一个三长两短的，又可以生人哪，我充其量还挨一刀，把结扎解了，不就能够恢复过来……”“行……行哪……”马天成说，“你要做……我就给你做……”一把手术刀在手里晃悠着，却也带着几分狠……

南兰是在县长办公室听秘书说的，有一个手术对象生命垂危，要县长亲自去一趟。南兰沉吟一下，说让分管县长去。秘书便退出去。可不一会儿，他又趑了回来，说分管县长一时找不到，是不是让常务副县长去。南兰听着，点了点头。不一阵，秘书又倒了回来，说常务副县长也找不到，是不是县长亲自去。南兰叹一口气，放下一沓文件，便站起来，叫上秘书往手术点

去。

“这例手术做得真冤枉……”

“冤枉不冤枉，不是现在就能够说清楚的……”

还在阶砌上，南兰就听见屋里闹喧喧吵着。她一下听出来，其中一个声音是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

“严格说起来，这不关我什么事情……”

“话不能这么说，毕竟主刀还是你……”

南兰在“手术室”三个字跟前愣一下，便推开门扇走进屋去。

“我这是工作职责……”

“我也没有说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

看见县长来到，都住了声气。

南兰扫了大家一眼，便又焦虑又恳切地说：“都什么时候哪，还张推李送的吵哪样。”

这就有一个白大褂凑到跟前，哭丧着一张脸，疙疙瘩瘩的，“我叫马天成……手术是我做的……”他说着，眼睛往一块白色的屏障后面瞟了瞟，“我可以保证的说，张大山他自己做了手脚……”

女县长严峻的神情里透着一丝诧异，紧紧地盯着对方。

“他是马房村的骗匠……我们以前认识的……”马天成眼睛莫名地亮了亮，“他还想生……都三个娃儿了，他还想生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他那天做手术回去，我已经检查了伤口，他就想把那管管弄通……”

女县长双颊泛一片冷冷的红，转过脸去，静静地望着那白色的围屏。

“他以为像打整猪儿狗儿那样的，结果感染，两只睾丸发炎……”

女县长听着，“还有没有救？”就岔过话去，“这种事情，

真还有点稀奇古怪的呢。”虽这么说着，却也是平平静静的，仿佛并不强调什么，也不闪躲什么。

“只有摘除……”马天成在喉咙里浊重地咕哝咕哝。

女县长心里震一下，有什么东西被翻搅起来，从身体里又隐蔽又深渊的地方扯出来，堵在胸口那儿，让人又闷又慌。“我的意见……”透着薄薄的屏障，她看见手术台上那个奄奄一息的男人，“人命关天，救人要紧。”

她接着就离开那里，几乎是落荒而逃。走在青青的田野，春风吹，阳光照，她哇地吐一团脏污，才渐渐地顺过气来。她拢拢头发，回头看看那一片青瓦的木屋——那儿从前是村里的保管室什么的，被手术队临时做了手术室——心里这么动着，便暗暗地有些笑，这个生活啊，真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其实，你男人就是县医院的外科医生，你见得少，却听得不少啊。你今天怎么哪，就差一点没有稳住阵脚，那玩艺儿有哪样了不起的呢，又不是哪一个男人的专利。况且，你还是县长呢，干革命的人呢，没有一点泼辣劲行吗。哪管它硬的软的，长的短的，大的小的，扁的圆的，粗的细的，你全都认不得，也懂不了，只要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她就这么笑着走过街市，走进县人民政府大院。

四

哪里知道张大山是一条牛，把这事儿一直捅上去了。

那工夫，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拿着一把信件，急匆匆走进县长办公室。罗星贵在南兰那里，两个人为预算的事情正嘀咕着，都进入四月哪，财政局还没有把方案编制出来。“正好，两位县长都在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说，“出事情哪，这个

张大山，他把事情闹大哪。”他口气怪怪的，让人感觉那背后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些是地区的省的，还有北京的，几个部门和一些新闻单位来函，要求把事情查落实……”就把信件放在女县长案头。

南兰靠着大转椅，一动也不动的，眼睛冷冷地望着那些信件。到底是罗星贵，略一愣，便捡起一封来，侧着头看看落款，嘴角撇了撇；又斯斯文文地把那牛皮纸壳捏一条缝，往里吹两口气，才尖着两个指头从洞中掏出一片纸头。而纸头还没有展开，便在那白色的背景上透着一只又圆又红的戳子；他于是有些做作地叫起来：

“咄！还当真的呢！这个骗匠，自家的两个零件都整丢了，连雄性激素也没有的，还这么凶恶……”

“我就是想不通。”南兰欠一欠身，噘着小嘴儿，忿忿地抢进来，“他提着他那两样脏东西，这个部门进那个部门出的，人不感到寒碜，还要搭理他。”

“说不准哟！”罗星贵笑扯扯接着，“开初，人家以为他那瓶子里装着哪样科研成果要申报，就懵懵懂懂的上了当，等到弄清楚哪，不应付一下也不行……”

“都什么时候哪！你还有闲心推理。”南兰说着，瞥了一眼罗星贵。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哪样办法哟！”罗星贵依旧笑扯扯的，“我也是坐在黄连树下弹琴哟！”

“我就是不明白。”南兰说着，又冲起来一股怨气，“上头这些衙门，又强调‘国策’，又强调‘一票否决权’，应该能够理解这之中……有一点闪失也是正常的嘛……像这样搞下去，叫我们基层往后怎么工作……”

“说话归说话哟！”罗星贵转过一个弯子，认真起来，“我们是全省计划生育先进县，张大山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恐怕省